

國學基
本叢書

大戴禮記補注

附校正

下

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卷一

清 王樹枏撰

王言第三十九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各本聞作聞。汪校云：聞馬作問。今案聞讀爲問。聞問古字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釋文聞本或作問。檀弓問喪於夫子乎。釋文問本亦作聞。荀子幾問篇不聞卽物少至。楊注曰：聞或爲問。皆其證言。

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無聞

及於王言者此正引起問王言之意

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家語作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與。大戴句法不同。汪本單拈一化字較正。死字大謬。

得夫子之聞也難。

戴校云：聞古莧切。朱本沈本訛作聞。下同。案聞讀如孟。子連得聞矣之間。戴校是。孔謂聞暇也。非家語作閑。

孔子曰居吾語女。

戴校本亦增居字。案家語亦有居字。

雖有國馬。

戴校本亦改焉爲馬。家語作雖有國之。良馬釋史正作馬。盧校亦云當作馬。

雖有博地衆民

沈本地
訛作施

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戴校本亦改地爲道家語正作不以其道治之足徵王肅
所據本作道不作地馬本亦作道家語霸王上多一致字

衽席之上還師

王念孫云還師上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
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

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案家語作則必還師衽席之上上
句作則必折衝千里之外點竄此文專以儻偶爲工足徵漢以後人僞造無疑

孔子愀然揚麈曰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
五人車部引作眉

政之既中

既沈本訛作不家語
刪此句義恆不完

民皆有別則政亦不勞矣

戴校本則政二字他本作則貞則正四字就上文廉恥有別爲七教之一此句乃總上文因政譌作正
更衍則貞二字耳今從方本注本同陳觀樓曰真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

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馮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備
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王念孫曰此謂七教總承
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氏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
有別則真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尙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

家語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今案陳王二說皆非也。正當爲上字之誤。民皆有別則貞句則上亦不勞矣。句。民皆有別則貞乃繩束上文下益孝下益悌七句之意。則上亦不勞矣。應上內脩七教而上不勞言繩束上啟老上順齒七句之意。非衍文也。爲家語不得其解。故妄爲刪削不足據。

教定則正矣。

戴汪校本作教定則本正矣。戴云朱本作則正矣。方本作本正矣。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從朱本。方本合訂。案家語正作政。教定則本正矣。戴本合訂之。是今從之。

七者教之志也。

家語志作致。

而民弃惡也如灌。

王引之曰。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洗濯之去垢也。家語未寤灌爲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今案集韻盟或作灌。澡手也。卽是濯義。不必破字。

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家語如作而。戴汪校本改而。戴云他本訛作如。由音近而訛。今從方本。盧云如卽而。古通用。此書內若此者非一。孔與盧說同。

則賢者親不肖者懼。

盧戴校本亦作不肖者懼。家語作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亦有者字。

如保子之見慈母也。

盧戴並云。保卽線。字家語作幼子。

百步而堵。

戴校云。古者以長百步闔一步爲堵。堵字當是晦字之訛。堵高一丈闔六尺。非百步也。汪本據戴說改作百步而晦。案此文有誤。宜闕疑。家語無此句。

千步而井

戴校本井九百畝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訛汪本用戴說改作方里而井案家語亦作千步而井蓋其譏久矣

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

家語作三井而垆垆三而距

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

家語作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

恤行者有與亡

戴校本改與爲與盧云與字亦衍有亡卽有無也汪校刪與字用盧說也家語作恤行者之亡

優但以補不足

戴校本亦改慢爲優今案家語作慘怛以補不足漢書東方朔傳曰長無慘怛之憂亦以慘怛連文今據改

其信可復

家語作其言可復言字是據改

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

春秋冬夏四字當是注文未脫盡者後人因誤入正文宜刪

若夫暑熱凍寒

戴校本作如暑熱凍寒云如他本訛作夫今從方本盧校亦云夫當作如家語作如寒暑之必驗汪校本作如夫

遠若邇

家語作故視遠若邇

及其明德也。

某氏云服字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良字，故誤爲及也。今案及與也及其明德，與其明德也。

不必破字。

此之謂也。

王念孫云：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廷席之上乎選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廷席之上乎選師，與此文相

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今案家語作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無此之謂也四字，王說是也。據刪。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

戴汪校本亦改以爲必家語正作必。

則天下之明譽興。

戴校云：沈本作名譽家語，作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某氏云：致其征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王

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今案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引此，並作改其政。王念孫曰：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作改其政。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據此知宋以前大戴本皆作改其政。某說非也。汪本亦據改藝文類聚用作率。

凡一千三百六十四字

補今校定凡一千三百五十九字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戴校本
作五儀

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

家語作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荀子作與之治國敢問如何之邪據大戴與家語則荀子之邪上脫取字

生乎今之世

荀子家語皆作生今之世無乎字王念孫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今據刪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

荀子作然則夫章甫絢屨而搢笏者此賢乎家語作然則章甫絢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汪本校去今夫二字蓋據家語汪喜孫謂不知所據者

陋也今夫猶今人鄭注曲禮若夫以夫爲丈夫是也王肅不得其解而妄刪汪氏依之非是荀子夫上亦脫今字此下脫皆字宜據大戴增

今夫端衣玄裳

此今夫二字正應上今夫哀公以今夫問之孔子卽以今夫答之文義甚明荀子家語俱脫今字宜據大戴增

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

荀子作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家語作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楊倞曰繞與冕同於戴校本皆作子

斬衰藺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

戴校本間字從方本改營營字是荀子家語皆作營汪本改飲食爲酒肉蓋據荀子家語

故生乎今之世

乎字衍荀子家語皆無王校刪今從之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荀子無三而字，言不務多二句，在行不務多二句上。

家語同，荀子而知改作智，務審之務改作三，必字，此王肅意改，汪本據改爲必，非也。細玩三句文義，當從荀子家語言行四句互易，方有次序，今校正。

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

荀子作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家語作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案順字宜據荀子改，謂蓋承上文言不易字也，行既由之，言既謂之，亦宜據荀子互易。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荀子家語作則若，汪本從之。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

王念孫曰：置讀爲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是德置古字通，今案置爲惠字之誤，買又置字之誤，皆形近致譌，惠古文

德，宜據荀子正，家語作言必忠信而

心不怨，其字王引之改而今從之。

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

荀子作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家語作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玩荀子仁義在身，下疑有脫文，觀大戴可知，後人誤併兩句爲一句耳，不知虛本作不志，誤不

害不知，王引之謂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汪喜孫說同，蓋皆從孔注之義，今案不害之，不疑衍文，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與上文躬行忠信而心不德，下文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

爭，句法蓋一例，仁義在己而害不知者，謂行仁義不顧利害，

論語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今校去不字。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家語作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郝懿行曰：油字是孟子油油然與之，借言無以異於凡人也。猶然即油然。

荀子楊倞注失之。王念孫云：猶然上行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王引之曰：如此下亦脫則字。案王校是也。上下文如此若此下皆有則字，今據刪增。

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

盧戴校本亦增可字。今案上文可謂上俱有則字，此與下文皆無者脫也。荀子五則字俱作斯，是篇改斯爲則，不應此與下文獨刪。

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荀子楊倞注曰：本亦身也。郝懿行曰：此說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闇與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質，所謂漸近於自然也。今案郝說是也。孔引倞注失之。

而不害於其身。

家語亦作而不傷於身，與荀子同。

躬爲匹夫而不願富。

戴校本作窮爲匹夫而願富。汪本亦改窮。今案孔本是窮躬古通。論語語翰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引孔子之執圭，翰躬如也可證。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廣雅翰，籀籀敬也。卽論語之翰躬。

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

可謂上脫則字，宜增。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

汪本據荀子校去下然字。王校同。汪孫孫曰：不否古通，然不卽然否也。今從汪校。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

荀子大辨與明察對文，辨偏也。言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此文易大辨爲配，易明察爲參，蓋亦對文。大字疑涉荀子而衍，乃刪改未淨者。太平御覽四百一人事部正引作配于天地，參于日月，無大字。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

郝懿行荀子補注曰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純聲相借耳楊倞注穆當爲膠相加之貌肫與純同雜亂之貌非是殆未改大戴今案其字亦疑涉荀子而衍莫之能循莫之能職蓋亦對文

若天之司莫之能職

司嗣古字通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嗣職職古字亦通周禮職方氏樊毅修華嶽碑作職方氏故荀子作嗣作職郝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緜相續而不可測識也今案司職皆訓主管

若天之主司萬物而人莫之能主也孔訓司爲事非郝說亦非

百姓淡然不知其善

郝懿行云荀子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今案淺然卽淡然之義不可以此而易彼戴校本據永樂大典改不知爲莫知今不從

凡六百三十九字

補今校定凡六百五十五字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丘聞之也

小戴記無也字家語問禮篇同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

汪本據小戴記刪明字家語作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亦無明字今從汪本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孔注從元本句末刪然字與戴校同今玩文義有然字是王引之曰然猶焉也小戴記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焉然古同聲故祭義國人稱頤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君子以此之爲尊

敬然與下文寡人願有言然皆以然字住句家語不得其解遂妄意刪改矣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孔注從朱本然後上增夫字與戴校同盧校不增今玩然後二字與下文然後治其雕繡然後言其喪葬文意皆同不宜增夫字家語亦無今從盧本

然後言其喪葬。戴初校云喪葬別本多作算義長今聚珍本仍作葬案葬算形訛孔從元本改之是也鄭注小戴記算數也蓋沿其誤盧汪校本亦作葬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小戴記孔疏以即安其居句節醜其衣服句陸佃以宗族即安句其居節句今以大戴記實之即安作則安其居節作其居處則即安其居節

自爲一句不宜破讀也鄭注不釋節字而云就安其居處蓋用大戴文某氏謂小戴節爲即字之訛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頰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非鄭意矣

好色無厭。王引之云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

義而妄改之今案實色聲近致訛家語作好利無厭足證古大戴本作實不作色

固臣敢無辭而對。孔注云固猶故也本鄭君固民是盡注

君臣義

戴校本亦改嚴爲義。今案嚴義形近致訛。乃淺人據孟子君臣有義改者。宜從小戴家語大婚解作君臣信。

可得而聞乎

家語亦無而字與小戴同。

敬之至也

家語也。作矣與小戴同。矣字是。此與大昏至矣句法正相儷。據小戴改。

寡人願有言然

然字句絕。然猶焉也。王肅不得其解。遂以然字屬下讀。而言下增也字。

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

家語宗廟在社稷之上與小戴同。

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鄭注小戴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侃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同言若不鄙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蓋鄭以寡人固不固絕句。王以寡人固絕句。不問焉得聞此言。

也絕句。玩文義。王注爲長。故孔注引王不引鄭。然孔引永樂大典不問作不問。則下固字似爲問字之訛。言寡人固而不問。焉得聞此言也。義更優。且與下文欲問之意相應。

君何以謂已重焉

戴校本作君何謂已重焉。云何下各本多衍以字。方本無。前君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某氏曰。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已重。以已古字通。後人據小戴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

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削者也。今案穀梁恒三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亦無以字。家語作君何謂已重乎。與小戴同。今據戴說刪。

孔子遂有言曰。家語無有字與小戴同。有又通字。遂有言者。遂又言也。小戴記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歟。朱子謂當在其政之本與下。

出以治直言之禮。陳澧注小戴直言。或曰當作朝廷字。

禮者政之本與。家語者亦作其與小戴同。

配以及配。家語配亦作妃。與小戴同。妃配通字。易遇其配主。釋文鄭作妃。衛風氓詩序。喪其妃偶。妃讀爲配。大雅皇矣篇正義引某氏曰。天立厥妃。毛本妃作配。文十四年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釋文云。妃本亦作配。皆其證。

君子行此三者。家語亦無子字。與小戴同。今玩上下文義。子字衍文。據小戴刪。

則愾乎天下矣。王念孫曰。家語王肅注曰。愾。滿也。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則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彼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大王之道也。戴校本作先王。今玩文義作先者義長。據改。

如此國家順矣。宜從小戴如此下增則字。義方圓家語無與本書同。

古人爲政。虛戴校本古人。作古之據改。

不有其身

盧戴校本作不能有其身。今玩上下文皆作不能。此無者脫也。據小戴增。

不過乎物

鄭注小戴云。物猶事也。疏云。過謂過誤。言成身之道。不過誤其事。義費周折。不知孔注之確。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

戴校本君下增子字。以文義證之。有子字是據小戴增。

不閉其久也

小戴脫也字。宜據增。與上句一律。且其者擬議之詞。有也字義方足。朱子曰。小戴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語。案家語寘易字句。不可從。

無爲物成

宜從小戴無爲下增而字。與下句一律。家語同。

寡人慙慙冥煩子識之心也

孔注引鄭君曰。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依鄭說。應曰。子心識之也。語方適。不應曰子識之心也。今玩文義。冥字句絕。煩字屬下讀。說文。慙。愚也。則愚字

當是古注文解慙字者。或當時校語。因誤入正文。後人相沿而不悟耳。應作寡人慙冥煩子識之心也。王肅知其故。故作家語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識之。於心語義最明。煩子識之心者。識表識謂有所標表。令異日可識知也。漢書劉向傳。不可不識也。師古注曰。寡須表識。謂要言易行之道。煩子表

識之於心。以爲後日勤行之地也。

是仁人之事親也

戴校本是有故字。以文義攷之。有故字是據小戴記增。家語亦作是故。

凡一千一百一十一字 補 今校定凡一千一百一十二字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戴校本性作生。今案性生通字。孔注云性生也。得之通論曰性者生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汪本從戴校改生非。

三者偏亡無安之人。荀子禮論篇作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三者偏亡則無安人。索隱曰鄒氏偏音遍。

諸侯不敢壞。戴汪校同。今案史記作懷。索隱云懷思也。言諸侯不敢思以太祖配天而食也。又一解。王之子孫爲諸侯。不思祀其祖父。故禮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蓋與此同意。以上下文義玩之作懷字。是諸侯不敢祖天子。故曰諸侯不敢懷大夫不敢

祖諸侯。故曰大夫士有常宗。其義甚明。今孔注下句引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而上句反引。涼注改懷爲壞。其亦不倫矣。

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宜從荀子。始貴始二字。得德古通。

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戴校本改正爲至。今案至字。是謂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皆有立社之禮。通爲一句讀。道史記作兩。索隱作略。云略音含。含謂包容。鄒誕生音徒。濫反。今案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略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楊倞注荀子曰。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噲耳。其說蓋出於小司馬錢大昕。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罩及也。說文曰。禫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禫同義。古文導與禫同。士喪禮中月而禫。古文禫作

禮說文核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禫服也。導與禫同則亦與覃禫通。而暗又與禫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暗爲蹈之訛。由不古春之變易也。王念孫史記雜志曰。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爾當各暗字從留。得聲。是各與暗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暗。卽各之異文也。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暗及魯詩之覃及也。錢以爾及爲覃及非也。爾訓爲容非覃及之義。爾與暗亦不同聲。若本是爾字。無緣通作暗也。各字本作各。形與爾相似。因譌爲爾。裴駰司馬真音各又訓爲各。皆失之也。

所以別尊卑

戴本刪尊卑二字。今玩文義有尊卑者是。與上下文句法相儷。上句荀子史記疊貴始二字。而大戴本脫此句。大戴疊尊卑二字。而荀子史記脫下句。荀子疊積厚二字。而大戴史記脫宜據互增。

宜小者小也

荀子史記句末無也字。脫此與上貴始德之本也句相儷。宜據大戴補。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

荀子七作十。楊倞注曰。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今案史記正作七十字形誤。

有國者事五世

荀子史記國上並有一字。

待年而食者

待年宜據荀子改持手。楊倞注曰。持其手而食。爲農工食力也。待持年手皆形近致譌。史記作特性亦形譌。

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

宜從荀子疊積厚二字。與上文一例。大戴及史記皆脫。戴校從大典本改光爲廣。謂今案光廣同字。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作廣。漢書董仲舒傳高明光大。本書曾子疾病篇作高明廣大。詩周頌敬之傳。